

范剑平

· · · · · · 著

· · · · ·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上海城南旧事

棋盘的浮游  
我看见一条象鼻鱼  
命 债  
店老头和看门人  
木板的记忆  
另一幅肖像  
白衣街  
矮女人  
男过三十五  
白衣街的灿烂女人  
后白衣街  
黑 鸟  
他 人  
里氏墓碑

范剑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城南旧事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城南旧事/范剑平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7-5321-2695-1

I.上… II.范…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839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周艳梅

封面绘图:吴蓉蓉

### 上海城南旧事

范剑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k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43,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10 册

ISBN 7-5321-2695-1/I·2098 定价: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886521



范剑平，男，一九五七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作者生在上海城南，长在上海城南，从小喜故事，爱音乐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第一部以城南为背景的小说起，在不同的报刊和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及诗歌。《上海城南旧事》是作者的中短篇小说集，反映了作者二十年来小说创作的风貌。

二〇〇三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百年家族》。

# 目 录

- 1 棋盘街的浮渊
- 16 我看见一条象鼻鱼
- 25 命债
- 41 店老头和看门人
- 56 木板的记忆
- 65 另一幅肖像
- 80 男过三十五
- 84 矮女人
- 88 白衣街
- 132 后白衣街
- 180 白衣街的灿烂女人
- 204 黑鸟
- 243 他人
- 316 里氏残碑



# 棋盘街的浮渊

范剑平 .....1.....

浮渊住在棋盘街。他现在还住在那儿。

他曾涉嫌的那件谋杀案，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在他十平方见方的亭子间里，正夜以继日地继续研读那本他十七岁在书摊上偶尔得到的小册子《象征》。他以极大的快乐坚守自己的孤独。用他的话说：他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他四十岁。自从父母相继去世后，这样的日子他已持续不变地过了二十几年。直到某日，一个黑衣女人走进他的亭子间。用她的美貌，拆除了他四周的墙，他才第一次对自己掌握的真理产生动摇。

他以谋杀罪被逮捕。他对按照法律他是否会被判处死刑，似乎并不关心。他陈述案件的过程，条理清晰，绝不遗漏一个细节。态度诚恳得近乎狂热，仿佛被案件本身所深深吸引，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使人联想到有杀人癖的狂人。黑衣女人从他的双臂滑落，他意识到他终于把这件事办完了。于是，他就走了出去。第二天他在马路拐角处被逮捕。他对他想杀死她的罪行供认不讳，他并且一再证明他肯定把她杀死了。他还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她临死时的神态。其实当时他双手捏紧她的脖子时，他就没看过她一眼，直到他离开他的亭子间。

黑衣女人的证词更富于戏剧性，她把这件惊动左邻右舍的谋杀案仅仅解释成是场游戏，是好事者抢先报的案。法院为难了。看来案子难以成立。最后法院作出了对他有利的鉴定。他被无罪释放。

浮渊成了棋盘街的新闻人物。整条街都在传说。上点年纪的人，还以过来人的口吻说道：这种事见多了，棋盘街嘛。我是在那件事后才认识他的。对那件事我也略有耳闻。我所

以没有了解得太深,大概同一个少年自以为纯真的固执有关。我们的关系保持了五年之久。是那场关于“阿辽沙”的谈话,使我们渐渐疏远的。谈话没有出现争论。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一致的,绝对一致,这点我毋须告诉任何人。他照例把我送到街口,和我一起走完三十米长的石子路。我们都知道,无可挽回的结局来了。我们像平时一样分手。

此后,有关他的消息是零零星星的。譬如,偶尔从另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他变得愈来愈怪了。看到一本没来得及还他的书,我也会想上一阵。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浮渊了。

两年前,我收到过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剪报,内容是卡夫卡回忆他的父亲。回忆通篇流露出的恐惧和战栗,很长一段时间内叫我的思想无法集中,仿佛我通过某种方式接到了一张通知,通知来自一个连我的思想也无法到达的地方。不用猜,信是浮渊寄的。

我只要走过几条街就能找到浮渊。有时人的固执并没有原因,他只是愿意服从。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浮渊了。收到他的剪报后,我说过我脑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集中。一个无聊的黄昏,我坐在椅子上又想起了他。这就是浮渊。他像一道影子,随时会出现在我思想的某个角落。摸不着,赶不掉。为了摆脱他的追踪,我决意把他想个明白。回忆是如此困难。要知道,我正在脑中努力重显的形象,可是和我深交了五年的朋友。那件我从未刻意去了解的事在我的回忆中变得异常关键。一个黑衣女人。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黑衣女人。有没有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浮渊?一经这么设想,我对回忆和猜测就恐惧起来。如果此刻浮渊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还真的有点害怕呢!

我不可能把浮渊完全当作幻想中的人物,因为浮渊确实存在,我对我能否把真实的浮渊交给读者表示怀疑,因为我首先怀疑是否存在一个真实的浮渊。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展开对浮渊的调查。

我曾拜访过棋盘街的黑皮阿三。当年就是他带着警察,精神抖擞地坐在三人摩托的拖斗里满街转。也就是他,第一个发现浮渊站在离棋盘街不远的三马路拐角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下,他手一指,四条粗壮的胳膊立刻狠命抓住了浮渊微颤的双肩。黑皮阿三对此事的解释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另一场谋杀:浮渊对浮渊的谋杀。

我曾和浮渊讨论过死。这是抽象的死,不涉及肉体。对此我没有把握。他做过脑瘤切除手术,向我说起那次经历时,他说当时他深信死亡已经种植在他的头脑里了。他已经无法逃脱。说时的表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是在追忆一场噩梦。一个时刻惦念着死亡的人,远比一个单纯的不怕死的人来得复杂。

一个偶然的机,我碰到了一位整天坐在街口张望街上来往行人的老太。她能记住街上的每一件事。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她见过一个穿黑衣的女人朝棋盘街尽头那幢两层楼房走去。黑衣女人走路时脚跟从不着地,喜欢用脚尖走。一看就是个不祥的女人,果然出了那件事。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她脑中有一部有关棋盘街的完整的历史。因为接着她给我扯了许多棋盘街的往事,我得到了一些有关棋盘街地方志的知识。关于浮渊的事也都是很陌生的。其中有一件事就是他母亲的死。老太说一夜之间浮渊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小老头。传说他脑子受了刺激。他父亲是在他母亲

死后的第二年喝酒喝死的。他父亲是街上有名的壮汉加酒鬼。浮渊从小就很怕他。

我的印象是：他母亲死时正是他脑子里时常会冒出各种怪念头的年龄。他目睹了一场直接和他生命相联的死亡。而另一个死亡已经守候在他的门口，那就是他父亲。他必须天天独自面对他惧怕的父亲。事情到此还不能算有眉目。我必须找到黑衣女人，我才能把浮渊的故事讲出来。我就是憋着劲不想见浮渊。也许《棋盘街的浮渊》完成后，我会寄一份给他。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棋盘街。

上海开埠后，租界里形成了以棋盘街为中心的服装街。棋盘街呈东西走向，以今天的河南中路为界，又分为东棋盘街和西棋盘街。浮渊住在东棋盘街街底右边那幢深褐色的两层楼里。曾是上海早期的服装一条街的彩衣街，开始向棋盘街迁移。一时棋盘街商号林立，生意红火。青卵石路的两边，是一色的朱红楼房。浮渊的曾祖父凭借自己的经营之道，在棋盘街立足，开了家八大开间的呢绒店。红底黑字的商旗号“八大间呢绒行”。祖父不会理财，他曾祖父死后，生意日趋衰弱，后来索性弃家出走。家当被账房盘走。这时浮渊的父亲还不到二十岁，被赶出了“八大间呢绒行”，在东棋盘街底找了间亭子间，安了个窝。

几经沧桑，棋盘街已非昔日的棋盘街。但是生活在这条街上的，还是传宗接代，代代延续。这也是为什么从不与人搭话的浮渊，大家提起他还都知道的原因。

一些迹象表明，“八大间呢绒行”原先的账房，后来充当

了汉奸。胜利后,被行刑队处决。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搬出棋盘街,从此不知去向。据说是这个妻子告发了自己的汉奸丈夫。这个猜不出隐情的女人,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不知什么原因,我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笔记本上总是出现一个黑衣女人的影子。

我向一位朋友透露了我的心思,告诉他我遇到了难题。他是个民俗学家,我说的事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建议我去图书馆查一查档案。档案是不公开的。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向档案管理人员说明了情况。档案管理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允许我查看,但不准笔录。我在《申报》上查到一条有关“处死大汉奸沈精心”的消息。他就是当年“八大间呢绒行”原先的账房,后来的老板。我接着查阅了《棋盘街会志》,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由于不能笔录,一到家我就把我能记住的全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我没有给我那位民俗学家朋友看我的笔记,我只告诉他我有了点收获。他是个乐意有人向他请教的人。我想更多地了解“八大间呢绒行”。他告诉我:“八大间呢绒行”在棋盘街是赫赫有名的。稍后一辈,只知道沈老板。他不仅拥有当时上海滩最大的呢绒零售批发行,而且还有一位绝顶美貌的太太。

他像在故意引导我的思路,谈话中,他向我大谈特谈了那位有点神秘的美丽女人,而且特别提到这位沈太太喜欢穿黑衣,对黑颜色特别偏爱。我有点走神地听着。两个相隔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同一个女人,穿着黑衣向我走来。不,确切地说,是向棋盘街尽头的那幢深褐色的两层楼房走去。

续补的《棋盘街会志》上记载:沈太太,名喜欢,于1951

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事故原因不明。她的儿子沈继,在会玫山路任绘画教员,生有一女,取名沈圆圆。

我在会玫山路 17 号找到了沈圆圆。我发现的是一位背已经有点驼了的女人。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挽回地永别了她的青春,而且还有点神经质。这使我原先高度紧张的神经,有了一种意外的松弛。她对一个陌生人的提问毫不介意。对自己和浮渊,她讲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故事她肯定讲了不少一次了,还时时加上一些自己的猜测。她至今未婚,她父亲已于十年前死于肺癌。她仿佛在孤寂难熬的日子里,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倾注在对过去的回忆。一个生活在过去的人,失去了现实感,她的情感就显得格外地重。在叙述中,尽管她对她和浮渊的许多事直言不讳,有时还很矛盾,但没有轻浮。临走,她对我说了一句令我至今仍在回味的話:这就是人的真实性。她一定在浮渊身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笔记本在我的案头放了有好几个月,上面记录了事情的真相。我一直没有动它的原因,是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努力调整我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譬如浮渊,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个侧面:生性孤僻,对女人缺乏热情。其实不然,人永远要比我们所了解到的真实得多。真实的浮渊、真实的沈圆圆,生活在我们之外。我们所能做的微乎其微。既然我已经做了,我就要尽可能把它做好。我希望我能在故事主人公缺席不在的情况下,充满激情地把这个故事重说一遍。

十年前的一个下午,确切地说,是 1981 年 11 月 11 日下午的三点半,沈圆圆第四十七次上第四人民医院探望自己父亲。回来的路上,她预感父亲快要死了。第二天早上医院打

来的传呼电话,证实了她的预感。她第一个感觉,就是脑袋突然被掏空了一般。一切都显得不真实。她一个劲地打嗝,直想吐。随后她但愿这不是真的。她赶到医院,父亲原先的病床已经空了。她在出院处签领了父亲的死亡证明。这次她走出医院大门,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她牵挂的了。她希望今天这个日子能马上过去。

她唯一的亲人死了。她为她的预感内疚。失去父亲后的第一个夜晚是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她发觉无事可做,并且她知道还有第三天、第四天。盲目的等待只能使她胡思乱想。她从父亲想到了自己的家,她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父亲平时对家里的事一直守口如瓶。在她陪夜的几个夜晚,迷迷糊糊中父亲向她讲起了家里的一些所谓秘密。也许是病魔作祟,也许是某些不明的原因,父亲在叙说中把这些事正好说了个反:他们一家被赶出了棋盘街的“八大间呢绒行”;浮渊的祖父霸占了他家的财产。父亲在临终前说的那些事,在她的思念中,成了一条她和父亲联系的纽带。父亲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她说这些事?连续几天,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概从这时起她就打定主意要做这件事了。

经过反复考虑,她又犹豫了。一天早晨,她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她突然发觉她能做好这件事。经过周密计划,她回到了棋盘街。她还象征性地穿上了黑衣,以映衬自己复杂的心理。于是浮渊的亭子间,第一次走进了一个女人。

这间四周摆满书架的亭子间,接纳过为数不多的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而且几乎都是为了谈话,有时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好奇而来的。沈圆圆第一记优雅清脆的敲门声,

就让浮渊有点异样,他整整颤抖了十几秒钟。浮渊生活的另一面,这就开了个头。

他手捏着门的把手,半开着门。尽管他背对着窗户,光线的另一部分把他切割在阴影里。他不敢把眼光停在门口那位陌生女人身上。他要阻止她,不让她进来。在这间半明半暗的小房间里,他显得那么小。他不能让她进来。事实是,他不由自主地松开了门把上的手。这个带有毁灭性的举动把浮渊和沈圆圆推入了他们根本无法预料的灾难之中。

在追忆第一次上棋盘街时,沈圆圆是这么说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棋盘街,我根本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要去棋盘街。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小时候看着墙上祖母身穿黑旗袍的照片时,我就有一种神秘的说不出的感觉。其实我知道棋盘街,棋盘街像一片巨大的阴影,从我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笼罩着我。我们家的许多事都和它有关。我一定要弄个明白。我预想会见到的不是浮渊,应该是浮渊的父亲。没想到我见到了他。他当时站在门口,完全像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你是不是带有一种复仇或者类似的情感上棋盘街的?我问。

这是你们男人的看法。不,完全不是。我就是要把笼罩在我心中的阴影拨开。我要弄个明白。她再一次强调。随后,她好像记起了什么,又说:看到浮渊不知所措的样子,我本可以说句谎话走掉。女人的固执不允许我这么做。我就走了进去。同时我还不得不这么想,我的脸上重叠着另一个人的脸,那就是我从未见过的祖母沈喜欢。父亲不说我也能看出祖母非常想回棋盘街。

这间小房间，对沈圆圆来说就显得非常特别。

她的神情肯定有点异样，这点，敏感的浮渊却丝毫没有察觉。

一个芬芳四溢的女人和浮渊面对面站在一个空间非常狭小的房间当中。浮渊僵直的身体活像一具木偶，线绷得紧紧的，线头捏在沈圆圆的手中。他摇晃了一下，他感觉屋里其余的东西正在消失。突然线头松了，他一下坐倒在凳子上。沈圆圆正在看书架上的某本书。他坐在凳子上不敢出气，本能地往口袋里掏烟。该死！他就是摸不着。

第一次谈话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黑衣女人走后，浮渊才清醒过来。原来她是为撰写《棋盘街会志》来找他的，他羞得无地自容。这间小房间空荡荡的。真的，他无地自容。随后的情景可想而知。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美丽的女人，刚才就坐在他现在坐的椅子上和他谈话。他曾十几年如一日地主宰着这片小天地，现在上帝用他的另一只手，把这片天地无限地放大了。他又重新细细回想：她的眼睛、她的嘴、她的黑头发。噢，还有那致命的躯体，她白嫩的手臂、她坐下时轻轻按在椅子上的臀部。天啊，她多美啊！他既冷又热，全身冒汗，浑身发抖。

事情是由黑衣女人引起的。她走进浮渊的小房间，向他打听“八大间呢绒行”和棋盘街的事。以后的情况是这样，黑衣女人又来过几次，逗留的时间按照浮渊编排的谈话内容的长短而定。他的生活也被重新编排。过去，在他的小房间里，他独自和他幻想中的男女谈天说地的幻景没有了。他告别了过去的的生活，他已经习惯等待、谈话、等待，在恐惧中计算下一次见面的日子。他的全部喜悦就是听到木板门上突然响起一

记优雅清脆的敲门声。这滋味叫他热血沸腾。他对自己说这就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幸福,和一个女人,他和一个女人共同拥有同一个秘密。梦境被预见了,于是就没有了梦。他感觉他是在实实在在地生活。

某一天,他终于意识到,他精心收集的“八大间呢绒行”和棋盘街的故事快接近尾声了。当他想到总有一天这一切也会突然结束,他就不寒而栗。

这件事尚未结束,这件事的另一部分却与下一件事连接,那就是他日益严重的头痛病。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太激动了,他把他的头痛病也列为他的幸福的一部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视力也出了毛病,他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眼睛就发痛发胀,还时常出现叠影,且伴有恶心。他查找医书,这些症状,证明他脑中有疾患。他随时会失去记忆,甚至死去。经过反复核对,这件事最后被肯定了:他将死去。我不存在,我的幸福就不存在,世界就不存在。他的脑中重现了母亲的死亡。死亡必将追踪到每一个人。生命一拨即断。他想起沈圆圆。后来他发现他对沈圆圆思念的成分要多于对死亡的恐惧。这两者,要么同在,要么都不在。

这是沈圆圆最后一次上棋盘街浮渊的小房间。在浮渊几次闪烁其词的谈论中,她弄清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浮渊的祖父本想带着沈喜欢一起出走的,不知什么原因,在临走的那一刻,沈喜欢变了卦。这件事只解答了沈圆圆心中的疑问,却不能让她激动,相反,她渐渐开始厌烦这些了。她决定这是最后一次,她再也不想上棋盘街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沈圆圆下午两点钟到。早上八点,浮渊上花市买花。他看到同街的黑皮阿三在街口修自行车,他绕

过他的视线，走到马路对面，沿着马路他走了大约有三四十步，他才斜穿过马路，一转身，他走进了花市街。他在一个花农的一大堆花前徘徊了许久，才决定买束白色的菊花。回来的路上，他改变了路线。他从街底的过街楼穿进棋盘街，回到了自己的亭子间。他找了一只玻璃杯，把菊花插入杯子，放在书桌上。然后，他脸色苍白、摇摇晃晃地坐倒在椅子上。他足足坐了几小时，直到沈圆圆一记优雅清脆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他才抖抖嗦嗦地从椅子上站立起来。

今天，沈圆圆仍然穿一身黑衣，肩背一只黑色皮包，和往常一样，只是脸上多了一丝惊恐，因为这里的气氛有点异样。浮渊先礼貌地请沈圆圆在书桌的一边坐下，他坐在书桌的另一边。书桌中间是一束插放得非常整齐的白色菊花，显得很不自在。浮渊按他的习惯，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开始抽第一支烟。沈圆圆坐在一边，看他若有所思地抽一口烟吐一口烟，直至他把烟蒂拧灭。这中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接着又沉默了几分钟。浮渊像在思考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他把刚才放进口袋的烟又拿了出来，抽出第二支继续抽。黑衣女人伸出手臂，想去抚摸桌上菊花。这花极其美丽，美丽得如同一场庄严的葬礼。中间她又停住了，那停留在书桌上的五根细长的手指，和露出袖口的一段白嫩的手腕，如一道白光直刺浮渊斜视着的眼睛。浮渊的思路被这道白光打乱了。他本想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他要把他收藏的几封家信拿出来给沈圆圆看。这几封信上透露出的一些细节，证明浮渊的祖父和沈圆圆的祖母可能有一个儿子，他就是沈圆圆的父亲沈继。现在他感觉那道白光正在自己大脑的疾患处一刀一刀切割，他的头剧烈地胀痛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死去，而黑衣女人